

明末清初史料選刊

流寇志

〔清〕彭孫貽 著



〔清〕彭孙贻 著

明末清初史料选刊

流寇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流寇志》與《平寇志》（代前言）

明遺民彭孫貽，寫下了關於明末農民戰爭的《流寇志》一書。這書後來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流傳下來了，連書名也被改成了《平寇志》。

《平寇志》與《流寇志》之間，到底是怎樣的關係呢？謝國楨先生在《晚明史籍考》和《彭茗齋著述考》^{〔一〕}裏，認為《平寇志》就是《流寇志》。而孟森先生在《平寇志跋》^{〔三〕}裏，則否定了謝的說法，認為《平寇志》的作者另有其人，不過是取材於彭孫貽的《流寇志》而已。現在看來，二說都值得商榷。

《流寇志》是彭孫貽的著作，這有王士禎的《彭孫貽傳》^{〔三〕}和全祖望的《跋彭仲謀《流寇志》》^{〔四〕}可以證明。而且，目前還存有吳興嘉業堂的《流寇志》抄本，其中的許多論斷，都冠以「彭子曰」三字。這當中有四段，又為談遷的《國權》所引用。抄本的「彭子曰」，在《國權》裏已經作「彭孫貽曰」了。

〔一〕《彭茗齋著述考》見謝國楨著《明清筆記談叢》。

〔二〕《平寇志跋》見孟森著《明清史論著集刊》。

〔三〕王士禎《彭孫貽傳》見《四部叢刊》所收之茗齋集卷首。

〔四〕全祖望跋彭仲謀《流寇志》見《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

談遷不但是彭孫貽的同時代人，而且是彭孫貽家鄉海鹽縣海寧人。因此，我們更可以確信《流寇志》是彭孫貽所作。而《平寇志》呢？正如孟森所指出的那樣，其中稱清爲「本朝」，清兵爲「王師」，抬寫甚恭。它是完全站在清廷立場的。彭孫貽會不會寫出這樣的書來？這裏，我們就得先了解他的身世，以及他的爲人。

彭孫貽字仲謀，是明末太僕寺卿彭期生的次子。當清兵南下侵犯江西的時候，彭期生和楊廷麟、萬元吉等一起，堅守贛州孤城一年以上，終於城陷殉難。彭孫貽的二個弟弟慶孫、子羽，也同時犧牲。因此，清廷對他來說，不但有國恨，而且有家仇。事實上，他對於清廷，也是始終採取不合作態度的。他「杜門奉母，終身布衣素食」，有時候甚至「中夜起坐，悲歌痛哭」。清地方官還因此懷疑他，向他「吹索百端」，迫得他只好以「賦遠游」來「釋羣疑」。但最後，他還是因國恨家仇的「終天之憾」，而「抑鬱以死」。總之，彭孫貽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明季遺民。這樣的人，難道還要在自己的著作裏，一味拿「本朝」、「王師」等字眼來歌頌清廷嗎？這實在是說不通的。孟森認爲《平寇志》「全書體例及口吻，絕非明季遺民身份」。我們的看法也是這樣。因此，我們認爲，把《平寇志》看成就是彭孫貽的《流寇志》，是不恰當的。

但是，可否就認爲《平寇志》的作者是另有其人，不過是取材於《流寇志》而已呢？拿《平寇志》來和現存的《流寇志》嘉業堂抄本相較，可以看出，情況又不能說是這樣。因爲，兩者在絕大部分地方，也可以說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篇幅，畢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主要的相異之處，恰恰是在這麼一些地方：

第一，在《流寇志》裏，是站在明朝立場敘述清方或有關清方事情的；到《平寇志》裏，有的被改成清方口吻，有的就索性刪去了。例如《流寇志》卷十二有：

「己丑初三，關兵、滿兵入京師。降賊諸臣見賊敗，多謀南遁。已見平西伯檄文，許反正擁立東宮，諸臣皆留不行。……百官隨鹵簿，迎新君於朝陽門外。甲騎數萬，及都門。百姓皆傳吳將軍護駕至。百官望塵伏道左。止輦仰視，則清九王也。百官相顧驚異。」

到《平寇志》裏，其中的「擁立東宮」，被改成「共立新君」，最後的「百官相顧驚異」六字也被刪去了。《流寇志》的這一段記載，暴露了清方所設計的一次偷天換日的騙局。而《平寇志》的這一番刪改，則是這種偷天換日手法的再現。又同卷還有：

「辛卯初四，九王盡騎屯城外，留千騎宿衛殿前，徙近關東西二三里居民，空其室，以屯滿兵。」到《平寇志》裏，這一段已找不到了。很明顯，對於清方來說，這是並不光彩的事情，所以必須從記載中將它刪去。

第二，在《流寇志》裏，是站在明朝立場敘述明方的事情，雖然與清方無關，但到《平寇志》裏，由於要和南明朝廷爭奪所謂正統，也就被改掉或者刪去了。這方面的例子很多，隨便舉一二個。《流寇志》卷十三有云：

「進封黃得功、左良玉爲侯，封高傑與平伯，劉良佐廣昌伯，劉澤清東平伯。」
「史可法督師江北，陛辭。命文武百官郊餞。」

看來，這樣的記載是清方可以接受，因而能够保留在《平寇志》裏的罷。但是並不，到《平寇志》裏，許許多多類乎這樣的東西都不見了。其原因就在於像有「進封」、「陞辭」以及「命文武百官郊餞」等記載，都必須有個前提，就是承認南明朝廷的合法。顯然，這是站在清廷的立場所不能容許的。不但這樣，連《流寇志》裏的一篇清九江王諭江南的檄文，也因為其中有「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的一段，並不符合於清廷後來的利益和做法，所以也被刪去了。

第三，在《流寇志》裏，敘述的是清方與農民軍之間的事情，由於站在明朝的立場，而沒有替清方粉飾的，到《平寇志》裏，也就被刪改掉了。例如，《流寇志》卷十三有：

「大清兵分道西伐，更糾西人攻臨洮，甘肅以牽之。自成勒邊兵與戰，殺傷相當。西人數萬騎並進。賊兵潰，遂棄甘肅。吳三桂分兵出居庸關，入宣府。自成數戰不勝，扼險自保。」

到《平寇志》裏，這一段被刪改成爲：

「本朝兵分道西伐。自成勒邊兵與戰，大敗。遂棄甘肅，扼險自保。」

兩者相較，《平寇志》所以要作這樣刪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保留着《流寇志》這段話的原貌，豈非一方面證明了李自成農民軍的威力，而一方面又暴露了清方借助於外力的真相嗎？這對於清方自己所標榜的「赫赫武功」來說，當然是並不光彩的事情。

總之，這些被《平寇志》編者所刪改的地方，雖然並不佔着全書主要篇幅，但的確被抹去了不少的真相，有的還是帶關鍵性的地方。因此，我們認爲《平寇志》是《流寇志》的被竄改和歪曲了的形式。究竟

是誰玩下這一花樣，具體的人尙不得而知。王士禎的《彭孫貽傳》，最後有這麼一段話：「適朝廷徵名儒姚江黃太冲先生纂修明史，黃不起，而以公之《流寇志》上之，遂付史館。」黃太冲即黃宗羲。清廷徵聘黃宗羲纂修明史，是康熙十八、十九這兩年間的事，可以設想，《流寇志》一書，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了清廷的史館。而現行的《平寇志》刊本，所根據的是清初康熙年間的刻本。這樣看來，把《流寇志》竄改成爲《平寇志》，就很有可能是出於當時清廷史館之手。我們都知道，到乾隆年間，當清廷編纂四庫全書的時候，曾經對典籍作了大規模的竄改。現在看來，彭孫貽的《流寇志》，早在四庫全書成書以前，就已經被狠狠地砍上幾刀了。

在這裏，也有必要談一談放在《平寇志》前面的那篇署名「龍湫山人李確潛夫著」的序文。作序而自稱著，序中又絕口不提誰是書的著者，而只是一味地拿「天命」來爲清廷歌頌，這確是一篇不三不四的怪序。原來的《流寇志》一書是並無這種貨色的。看來這一定是竄改者爲了進一步給後人布下迷魂陣，所以才特意製造出來加上去的。對於九泉之下的李確來說，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惡作劇。李確也是明季遺民，他的孤高和耿介，比起彭孫貽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有些地方已經到了怪僻的地步。只是他的怪和《平寇志》序文的怪，却完全是南轅北轍，怎麼也對不起頭來的。只要仔細看看這篇所謂序和溫睿臨的《李確傳》，讀者自然不難從中看出真相來。

自然，嘉業堂抄本《流寇志》已經不完全是彭作的原貌。當我們拿它來和《國權》中所引彭孫貽的論斷核校，從而發現兩者頗有不同的地方，這方面的情況就更可以看出來了。毫無疑問，《國權》所引

的是彭文的原貌，或者是更接近於原貌。但就總的來說，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保留着《流寇志》的原來面貌的。

現在再來談抄本《流寇志》的史料價值。

在有關明末農民戰爭的史料中，《流寇志》是具有特色的一部。同樣記述農民軍的流動作戰的，有的把重點放在明廷，如明文秉的《烈皇小識》；有的雖也詳盡地記載了農民軍的動態，但在記載中摻雜了撰述者自己的主觀分析，如清吳偉業的《綏寇記略》；而《流寇志》却和戴笠、吳父的《懷陵流寇始末錄》一樣，是一部記述農民軍的輾轉戰鬥的編年史，於記述其轉戰天下之際，也反映了農民軍各部的時分時合、忽衰忽盛的客觀史實。誠然，就史料的取捨與排比言，彭孫貽也充分地暴露了他的地主階級立場與封建時代的正統史家的歷史觀點，但他至少做到盡量把記載與論斷分列，使後人知道哪些是作者心目中的史料，哪些是作者的借題發揮。

全祖望轉引林時對《流寇志》的評述云：「彭仲謀《流寇志》，但憑邸報流傳，全無實據」（《跋彭仲謀〈流寇志〉》）。又云：「彭仲謀《流寇志》，譌錯十五，出於傳聞」（二）。他對於彭孫貽在編撰《流寇志》時，主要只依據邸報，運用時又不能一一校正其譌錯，是十分輕視的。這在習見邸報的當時，確也難怪。但邸報畢竟也是一種史料；特別是在封建朝廷動盪之秋，它所轉鈔的塘報、詔令、奏議等，有一些已非後人所習見，因此倒常常依靠了這類「但憑邸報流傳」的野史，保留了若干有價值的異聞。

〔一〕語見《鮑琦亭集》卷二十六《明大常寺卿晉秩右副都御史繭菴林公逸事狀》。

舉例來說，就一般的史書記載看，清兵入關以後，大順軍就彷彿一蹶不振，對於異族的入侵，似乎沒再打過幾次硬仗了。可是《流寇志》所記則不然：

「（弘光五年正月）己亥十五，張縉彥奏：十二月清兵屯武涉、孟梁，拘船百五十，將渡河。李自成副將夜奪其船百三十。清兵別治浮橋南渡，賊亦治浮橋北渡以相拒。……」

「（二月）庚午十七，張縉彥奏：賊敗北師於許州。」（《流寇志》卷十四）

張縉彥時爲南明弘光之兵部尙書，總督北直、山西、河南軍務，此二奏疏，他書多不載，《流寇志》此處所摘引的，已充分地說明了當時大順軍激烈抗擊清兵入侵的情況。「賊敗北師於許州」，寥寥一語，也透露了一點消息：農民軍既未如其他史書所說的一敗塗地，清兵也不像其所吹噓的那樣「所向無敵」。如前所引，在一些打硬仗的農民軍面前，清兵倒是勾引了「西人」進行襲擊，這才侥幸致勝的。

對於張獻忠的大西軍，許多史書相信了農民軍的敵對者（破山禪師）的捏造，誣蔑獻忠屠戮四川殆盡（《明史》云：「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彭孫貽從地主階級史家的立場出發，在《流寇志》裏，對此也津津樂道（兩度轉引了這一段詆毀獻忠的記載），但盡管這樣，同書卷八，他又依據當時的邸報，客觀地反映了獻忠入湖南的情況：

「（崇禎十六年九月）丁巳廿六，獻忠自湘潭山中拔營向萍鄉，士民牛酒迎賊，路相屬。」
歡迎義師是好的。但會不會是脅迫所致呢？同卷另一處恰好有一個絕妙的對照：

「左良玉遣副將吳學禮援袁州。……賊將邱仰寰拒守，矢石交下，諸軍環攻……諸軍一擁而上

開城，賊猶巷戰，官兵內外夾擊，斬殺二千四百餘人，奪馬六百，器械無算。仰寰擁騎兵突出北門，追及斬之。時江西袁州、臨江、吉安人民多徙山谷，學禮兵淫殺獻俘，三郡民屯結山險，以拒官兵。」對於「賊」，是牛酒相迎，路相屬；對於「官兵」，是屯結山險以拒。人民的愛憎是明明白白的（關於張獻忠部屬在湖南的情況，《流寇志》此處所記，恰好可與劉繼莊在《廣陽雜記》所述：「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以問屢聖功，則果然也。」相互印證）。

必須指出的是：「但憑邸報」，是《流寇志》的特點，同時也確實形成了它的弱點。邸報所據材料，來源不一，因此，不免時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卷十一云：「吳三桂兵破山海關，唐通迎降。」卷十二又云：「三桂兵壓境，自成令劉宗敏、李過、李巖連兵十八營出拒敵，叛將唐通爲前鋒。」據前面所述，大順軍初與吳三桂交鋒，唐通卽已投敵；據後面所述，三桂深入時，唐通還在做大順軍的前鋒。兩處必有一誤（按《武臣傳》所載，唐通是借山西總兵高勳的關係投敵的，係順治元年九月還駐保德州後的事）。由於「但憑邸報」，其記述李自成的死地，記述南明隆武賜李過名「李繡」（應爲「李錦」）等等，其錯誤的情況與性質，幾與同是依據邸報而撰寫的張岱《石匱書後集》（一）、谷應泰《明史記事本末》（二）等完全相同。至於最後部分對李定國的誣蔑，及其述李定國率部征女兒國等地，所記顯係有階級成見的道聽途說，因而也就格外荒謬。

（一）見此書卷六十三《盜賊列傳》。

（二）見此書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亂》。

但盡管有以上的缺點與局限，作爲一部記述明末農民軍轉戰全國的大部頭史料書看，抄本《流寇志》還是有很大參考價值的。

謝伏琛 方福仁

附記

《流寇志》是清初人全面專門記載明末農民起義的史籍之一（另二種爲《綏寇紀略》與《懷陵流寇始末錄》），現根據吳興嘉業堂藏抄本（現藏浙江圖書館）校點出版。著者對農民起義的敵對態度在書中是表現得非常明顯的。我們的着眼點在於它的史料價值，因此，對其中稱起義者爲「寇」的地方都一仍其舊，書名當然也不予更改，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平寇志》早有刊本行世。我們並不認爲《流寇志》出版後，《平寇志》就會失去價值。作爲史料，它們是完全可以並存的。

目錄

卷一	明崇禎元年至五年	(一)
卷二	明崇禎六年至八年	(一五)
卷三	明崇禎九年至十一年	(二六)
卷四	明崇禎十二年至十三年	(五四)
卷五	明崇禎十四年	(七一)
卷六	明崇禎十五年	(八八)
卷七	明崇禎十六年正月至六月	(一三三)
卷八	明崇禎十六年七月至十二月	(一六六)
卷九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正月至三月十九日	(一八六)
卷十	三月十九日至三月二十六日	(一六〇)
卷十一	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初九日	(一七三)
卷十二	四月初十日至五月初四日	(一八五)

目 錄

二

卷十三

五月初五日至十二月……………（一九六）

卷十四

清順治二年至康熙二年……………（二三八）

流寇志卷一

海鹽彭孫貽羿仁氏著

崇禎元年，戊辰，陝西洊饑。七月，白水盜王二等，聚衆掠蒲州韓城境。十一月，府谷民王嘉胤率其黨楊六、不沾泥等，羣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聚爲盜。米脂李自成、張獻忠皆往從之。獻忠狡黠多智，自成少爲驛卒，驍桀善走，工騎射。一時嘯聚，饑者羣附。陝西巡撫胡廷晏昏耄，惡聞盜，郡邑之以賊報者，不時省，曰：「此饑民，徐自定耳」。於是，有司不以聞。白水盜王二劫宜君縣獄，北合於嘉胤，衆至五六千，聚延慶之黃龍山。此陝寇之始也。參政洪承疇以兵擊賊，破之，多俘獲。嘉胤、自成等走山谷得免。烈皇帝初登大寶，軍事屢興，每憂餉匱。計臣以核兵足餉說進。邊吏承風釐汰，裁餉數十萬，薊兵噪離伍。上復軫郵傳困。兵科給事中劉懋，御史毛羽健請避驛遞，足國用。因申嚴令，甲非勅使不得給郵符，卽乘傳有額，無敢濫用。縣官錢，歲省絹百十萬。自燕、趙迤西直秦、晉，輪蹄孔道，游手之民執鞭逐馬走，多仰食驛糈。驛累既蘇，輪鞅漸稀，驛丁車徒數千，歲儉無所得食，相聚爲盜。給事中許國榮、御史姜思睿請寬驛站如初額，不許。給事中倪嘉慶私論曰：「驛遞之設，貧民不得自食者賴之。裁之太過，將鋌而走險，此盜生之始也。」俄而李自成果以驛卒被裁，走入高迎祥隊中，後遂以亡明。朝野咸服其先見。王左掛名王之爵，同苗美、飛山虎、大紅狼起于宜川。

崇禎二年，己巳。正月壬戌初六，鄖陽撫治都御史梁應澤奏：漢南盜王大梁益熾，撫標止步兵三百，請益兵。陝西巡撫胡廷晏、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奏：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所在流寇蜂起。給事中薛國觀劾陝西舊撫喬應甲撫秦置盜却不問，實釀其禍，請飭吏治以弭盜。上是之。鄖陽撫治梁應澤奏：陝賊王大梁三千人入略陽，逼漢中。己巳十三，固原逃兵掠涇陽、富平，執游擊李英。陝西備兵商維道劉應遇，討白水賊王二，斬之。餘入黃龍山苜蓿溝。二月，劉應遇將毛兵入漢中，合川將吳國輔兵擊賊，十戰皆捷。賊屯垣口，略陽守備黃元極當先突擊，馬蹶，步鬪死。賊走漢陰，應遇令都司解文英同川將吳國輔、李標奇追至大石川，斬五百級，誅渠魁數十人。把總李旺得賊首王大梁。餘入蜀。其匿漢陰山中者，咸自殺。漢南盜平。三月丙子二十，陝寇掠真寧、寧州、安化、三水，游擊高從龍擊走之。四月甲午初九，固原賊犯耀州。督糧參政洪承疇合官民鄉勇萬餘，圍賊王左掛于雲陽。賊窮蹙，夜乘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追斬二百餘級。劉應遇以兵千人，圍漢中賊餘黨于伏羌之五丁峽，將盡殲之，寧羌知州陳元瓚疎防，盜逸走。陝西巡按御史吳牲劾陝撫胡廷晏弭盜無策，盡誘內寇于邊丁；延撫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諉之內地。亂民潰卒，相煽不已，西安、延安諸邑皆被寇。盜發于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騎銳，動至七八千人，則兩撫之推諉欺飾，實釀之矣。和聲尋卒。廷晏罷去，以劉廣生巡撫陝西。十月戊寅廿七，清兵入喜峯口，都城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衛。兵譁于涿鹿，大掠良鄉，如杞坐逮論死。西兵之潰者竄走，剽掠山東。此流寇之始也。延綏、甘肅兵，西陲勁卒

也。先是萬歷時，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爲常。崇禎己巳，秦大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延綏巡撫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勸王，兩軍皆以挾餉而譁。時報西人盜邊，之煥、鶴各勒兵回鎮。其潰卒畏捕誅，亡命山谷，與羣盜合。大盜混天王掠延安、米脂、清澗，起舊總兵杜文煥勦之。

本陳和尙雜記：杜弢武爲予言，吾鄉民張氏，素驍勇，有山莊，傍河塘。李御史愛其林泉可樂，倩人求爲別墅。張氏勿許。李賊有司逮以不法事。張懼禍，偕所知十八人竄身綠林。時歲大荒，人成思亂，一嘯聚，遂以亡天下。弢武名文煥，榆林縣中之世將也。

崇禎三年庚午。正月，延安盜王子順、苗美，合潰兵掠延安、綏德，衆三四千，南圍韓城，守將失利。時楊鶴改爲陝西三邊總督，與陝西巡撫劉廣生將兵赴援，斬首三千級。賊走犯清澗，陝兵逐之，走西川，復追之。降者三百餘人，餘潰，盡西奔。苗美、苗登霧、登雲嘯聚于安定，總兵杜文煥率兵擊敗

之。二月，杜文煥檄諭米脂、清澗諸賊，王左掛以其黨二百人降。以洪承疇爲延綏巡撫。王嘉

胤突陷府谷。羣盜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山西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陝河。四月，王

子順、苗美自神木渡河，陷蒲縣，已分三部，東犯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隰，賊首自號橫天一字王。五月，賊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調榆林兵憲張福臻提兵討之。六月，王嘉胤陷黃甫

川、清水二營，據守府谷。洪承疇、杜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擊敗之。延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

蹙賊于延川，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等俱降，惟苗美以八百人走。杜文煥追至鐵葉寨，單騎入其營。苗美叔登雲、登霧降，美再以百人遁。遣都司王仲寧追之，及于賀家灣，賊左右斬美首以獻，并殺飛山虎、

大紅狼等。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因賊求撫止兵，撫賊魁黃虎、

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給牒免死，安插延綏河西。賊僅止焚殺，淫掠如故，有司不敢告，而寇患成于此矣。

兵科給事中劉懋奏：秦寇卽延慶之兵丁土寇也，邊賊倚土寇爲鄉導，土寇倚邊賊爲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賊數不多，愚民影附，流劫涇、原、富、耀之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勦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勦也，斬獲皆饑民也，眞賊咸飽掠去。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劫掠，名降實非降也。今年麥苗盡枯，斗粟銀三錢，營卒乏餉三十餘月，卽慈母不能保其子，官且奈兵民何哉！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納賦之一金。捕一盜而破數十人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奈何不驅民爲盜乎！營兵曠伍，半役于司道，半折于武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非督撫清汰操練，不能備實用也。

山西流賊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

七月，御史王道直上言，寇起

于饑，請發餉易米，一從保德河路，一從洛宜陸路，賑饑民，庶收拾人心，解散賊黨。不報。

八月，王

嘉胤勾西人入犯靖邊寨，邊兵力戰却之。還擊賊，日有斬獲。嘉胤窮蹙乞降，棄府谷，奪路走黃甫川，

復勾西人掠孤山堡，副將李釗被殺。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奔潰，西人亦引去。

王左掛叛，李應期定計誅之，并殺其黨苗登雲等五十七人。陝西巡撫劉廣生罷，以練國事代之。賊犯

甘州，洪承疇發兵赴隴。副將曹文詔敗賊于甘州。固原總兵楊麒追賊安河口，斬首三百。賊勢已蹙，

淫雨，兵憚窮追，聲言邊倣旋師。賊合餘燼復熾。陝西巡撫練國事、巡按金蘭交章劾麒，論戍。十

月，王嘉胤陷清水營，殺游擊李顯宗，復據府谷。大盜李老柴，糾衆三千，攻合水。寧夏總兵賀虎臣擊賊盤谷，斬首六百；又敗之寧州。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河曲，西洋大礮裂，兵亂，賊乘之，兵